

# 数字资本特性与行为规律的三重逻辑： 主导·扩张·权力<sup>\*</sup>

盖凯程 李孟杰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是一个由资本形态的主导逻辑、资本运动的扩张逻辑和资本统摄的权力逻辑等组成的辩证理论体系。通过重构传统资本职能机制，将中小资本纳入垄断平台生态圈以及重塑剩余价值分配秩序，数字资本成为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扩张表现为基于数字平台的规模和空间双重维度扩张，规模决定了空间类型的多样性，空间为规模扩张提供活动场域，规模与空间扩张互联互促。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权力，在经济领域体现为支配、操控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权力，在非经济领域则衍生出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由此构成数字资本的权力光谱。我国现阶段既要引导数字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对数字资本加以规范和约束，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导逻辑；扩张逻辑；权力逻辑

**作者** 盖凯程，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孟杰，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影响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随着传统工业经济社会向数字经济社会的演进，“纵向一体化”的工业企业逐渐被“大

<sup>\*</sup> 本文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数字化时代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新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2JZD006）的资助。

平台+小前端”的平台型企业取代，数据、算法、算力逐渐成为除传统生产要素之外赋能价值创造的新要素，数字资本也逐渐超越传统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成为占据资本层级结构顶端的资本形态。作为一种全新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既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又有自身独特的运行规律。准确认识数字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资本运动的嬗变实质，科学分析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于我国更好地驾驭和利用数字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 一、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三重逻辑：主导·扩张·权力

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是一个多维度理论集合，从其思想蕴涵、历史向度和实践维度来看，这一理论包含着资本形态的主导逻辑、资本运动的扩张逻辑和资本统摄的权力逻辑等诸多层次内容，构成了一个围绕资本的动态演进与现实扩张、增殖本性与权力属性而展开的辩证逻辑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理论分析框架。

### （一）资本形态的主导逻辑

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的分析围绕抽象本质和具体形态两个维度展开：本质上，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sup>①</sup>是“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sup>②</sup>形态上，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预付资本会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说，会采取生产要素的形式”，<sup>③</sup>这种“物质的生产要素”表现为“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sup>④</sup>等物质产品形态；其次，在生产总过程中，即将“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sup>⑤</sup>如商业资本、产业资本等，与资本“在社会表面上……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sup>⑥</sup>再次，资本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具体形态并非一成不变，一定时期“占统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7-8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治地位的资本形式”，<sup>①</sup> 是随着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对商业资本的历史考察中，马克思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作为“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sup>②</sup> 即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支配着生产资本，使其服务于商人资本增殖，实现了“商业资本对产业资本的统治”。<sup>③</sup> 然而，一旦工场手工业尤其是机器大工业发展起来后，“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sup>④</sup> 商业资本由此开始从属于工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业资本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变成了“只是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sup>⑤</sup> 而利润的平均化，又使其利润率转化为一个平均水平。随着工业革命和新生产方式的确立，那些旧的、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并且要改变其职能机制来和产业资本相适应，而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sup>⑥</sup> 获得主导地位的产业资本像“普照之光”一样支配和影响其他居于从属地位的资本形态。

列宁拓展分析了垄断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本新形态：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高度社会化推动生产领域资本快速集中并形成垄断，产业组织规模扩大要求银行规模相应扩大，而银行资本集中使得产业资本所需的货币资本与其自身发生了分离，结果是“工业资本家愈来愈完全依赖于银行”，<sup>⑦</sup> 同时工业资本加快向银行资本渗透，“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sup>⑧</sup> 催生出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由此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投资的一个特殊要素，而剩余的占有和再分配，又将其利润的一部分转移给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占据了统治地位，为居于从属地位的其他资本形态设定发展限度和路径。新的资本形态出现后，旧的资本形态并不会消失，而是通过对既有存在形式和职能作用的调适，重新依附于新的主导型资本，从而呈现出“主导—从属”特征的多元资本形态层级结构。

## （二）资本运动的扩张逻辑

无论何种形态，资本“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只有“经过不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⑦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⑧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的形式，不同的运动”，才能“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sup>①</sup> 资本在运动过程中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sup>②</sup> 对于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资本而言，“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sup>③</sup> 这一扩展超越时空限制，将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尽皆裹挟到价值运动漩涡之中，呈现出规模和空间双向度扩张的趋势和特征。

规模上，资本家“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sup>④</sup> 市场经济下逐利的内在规律和竞争的外在强制规律成为驱动资本规模扩张的“永动机”：一方面，“资本的合乎目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sup>⑤</sup> 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驱使资本家“不断地、日新月异地、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旧机器”；<sup>⑥</sup> 另一方面，外在竞争压力迫使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竞争作为外在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个资本家，“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sup>⑦</sup> 此外，信用机制（银行和资本市场）使资本集中这一“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成为资本快速积累和规模急剧扩张的新的强有力杠杆，不断促成大资本和垄断资本的产生。

空间上，资本“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sup>⑧</sup> 资本有着强大的活动性，“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sup>⑨</sup> 资本除了在既有的主导产业部门中继续扩张外，还不断向新的盈利空间转移，以便“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进而发展出一个可以满足资本持续增殖需要的“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sup>⑩</sup> 资本运动不断地扩展和塑造新的空间，“资本越发展……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sup>⑪</sup> 除了拓展国内市场外，资本空间扩张还表现为通过拓展国际市场、塑造全球空间体系来修复盈利性空间的趋向性特征，“只要资本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3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8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90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

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sup>①</sup>

### （三）资本统摄的权力逻辑

资本的无限制扩张在一个又一个生产领域造成垄断的同时，还无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sup>②</sup> 在资本占有规律支配下，以价值增殖为目标的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量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sup>③</sup> 资本谋求规模与空间扩张的过程也是资本谋求权力建构的过程，“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sup>④</sup> 资本的无限制扩张与权力的无限制扩延相互生成、互为因果，以资本统治为核心的权力逻辑在资本增殖逻辑的引导下形塑着资本主义社会整体利益格局。

资本权力首先是统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经济权力。首先，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支配是资本权力的核心特质。“生产资本的增加……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sup>⑤</sup> 资本强权意味着生产力越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sup>⑥</sup> 其次，资本对消费活动的支配是资本权力的延伸特质，“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sup>⑦</sup> 工人作为“资本的附属物”，“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sup>⑧</sup> 资本通过生命权力、意识权力、欲望权力等权力形式实现对消费者欲望的引导塑造和对消费者个体生活的精细化操控。<sup>⑨</sup>

资本权力还是统摄资本主义社会的超经济权力。首先，资本权力必然上升为政治权力。“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sup>⑩</sup> 资本运动扩张必然引致其在政治领域的权力扩延，资本权力主体通过“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0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2页。

⑨ 董彪：《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从增殖逻辑到权力逻辑》，《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sup>①</sup>来操控政治权力，进而巩固其经济权力。其次，资本权力还是社会权力。随着资本积累增进，“资本权力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sup>②</sup>资本绝不仅仅满足于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活动，而是不断将其权力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个领域，“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就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sup>③</sup>最后，在资本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的牵引下，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互通共联，组成控制、装置和统治整个经济社会秩序和利益格局的总体性权力光谱。

综上，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关于分析资本特性与行为规律的“主导·扩张·权力”三重逻辑构成了一个结构完整、层次分明、逻辑内洽的理论范式。首先，作为生产关系的表征，资本形态演变的核心动力机制是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在技术革命推动下，资本主导形态相继经历了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演化次序。其次，由于价值增殖发生在资本运动过程中，扩张就成了资本的固有本性，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只有处于不停地在规模和空间上进行扩张，才能实现最大化价值增殖，进而保存和壮大自己。最后，资本扩张的过程也是资本谋求权力建构的过程，主导型资本运动扩张必然引致其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扩张，进而成为统摄全社会的总体性权力。

## 二、资本形态的主导逻辑：数字资本成为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形态

数字资本是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基础上，以数据要素和数字权力为核心，依托互联网平台衍生出的一种新型资本形态。在经济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化发展中，数字资本垄断着关键数字生产要素，不遗余力地打造和扩充数字生态系统，从而引起传统资本形态职能机制的深刻变革、中小资本对垄断平台的依附和利润分配规则的深度调整。基于此，各类资本之间演绎出“产业资本位于基底、金融资本居于中层、数字资本占据顶端”<sup>④</sup>的金字塔状结构，数字资本遂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

④ 蓝江：《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 （一）数字资本重构传统资本形态的职能机制

数字资本一经形成，必然深度重塑传统资本形态的职能机制。首先，产业资本的弊端在于单个生产者难以根据“市场价格的晴雨表式的变动”<sup>①</sup>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准确预判市场需求，容易导致生产相对过剩。数字资本依托数字平台实现了产业链各系统的集成协同，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能够在不同企业之间十分便捷地流动，由此改变了传统的从生产端到需求端的价值驱动模式，降低了生产盲目性。其次，金融资本的弊病在于投机性、高风险性和欺诈性，“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sup>②</sup>基于金融科技手段，数字资本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如信用评级和授信增强了金融业风险控制和反欺诈，动态定价将金融产品价格与特定情景和对象绑定起来，减少了预期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传统资本形态职能机制被以数字资本的逻辑重构，运行过程呈现出网络化、智能化和平台化的特征。

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传统资本形态愈益依赖于数据驱动，而随着数据垄断资本主义积累的增进，巨量数据信息被汇聚到数字平台上，衍生出了一种由数字资本掌控的绝对支配性力量。这种力量超越市场机制力量，借助大数据分析、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有目的、有意识地引导和影响各种资本形态的现实经济行为，进而架构出一个包罗万象的普罗体系，它提供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价值运动的基础性框架，那些在数字资本以前出现的资本脱离了这个体系便难以执行职能，从而必须在数字资本的基础上运动，并使自身职能机制同数字资本相适应。如此一来，数字资本得以谋求对传统资本形态的影响力乃至统治力，进而像“承认竞争的权威”<sup>③</sup>一样迫使它们承认自己的权威。

### （二）数字资本借助垄断平台支配中小资本

数字资本集中通常采取“根茎式”整合策略，即跨行业跨领域将不同企业聚合在一起。<sup>④</sup>如此一来，垄断平台与中小平台在产品和服务供应方面互为上下游，在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2页。

④ 尼克·斯尼瑟克：《平台资本主义的挑战：理解这种商业模式的逻辑》，梁超译，《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1期。

权投资方面互为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形成了“嵌套型层级结构”。<sup>①</sup> 数字平台内生的垄断性导致嵌套型层级结构进一步演化为嵌套型寡头垄断格局。具体到平台经济实践中，提供各类开发软件、应用程序和数字基础设施服务的平台之间客观存在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其中穿插着提供交易规则和场所的平台，每一层往往由几个垄断平台所主导。这些垄断平台通过构建融合硬件和软件、融通资本与技术、融汇主业与兼业的数字生态系统，犹如八爪鱼一般附着在社会肌体表面，其触角延伸到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覆盖了中小资本运动的各个领域，进而形成对中小资本的集成主导和集群控制。

垄断平台在数据、技术、渠道等方面具有优势，中小资本依赖于垄断平台开发、提供和实现新技术与新模式。但是，垄断平台强大的模仿能力对中小资本施加着竞争压力，而为了维护垄断地位，垄断平台还会对中小资本进行市场封锁，以迫使其放弃新技术和新模式的推广应用。中小资本往往缺乏持续扩张的资金，垄断平台凭借充裕的流动性，可以对中小资本进行股权投资或收购，进而将其纳入嵌套层级结构。随着用户增量趋于稳定，平台盈利能力羸弱的问题凸显，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迫使垄断平台将巨额利润用于不断扩大再生产，由此引致积聚的迅速增长。这种不断增长的积聚引起一般利润率重新下降，导致大量中小资本过剩，过剩的中小资本要么退出再生产过程，“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sup>②</sup> 要么因闲置下来而被毁灭。可见，垄断平台资本积累决定和制约着中小资本积累的性质、方向和规模，中小资本积累被纳入并服务于垄断平台的积累需要，进而形成垄断平台主导性积累+中小资本依附性积累并存格局。

### （三）数字资本重塑剩余价值分配秩序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剩余价值首先在产业资本中进行分配，由此形成基于产业资本相互竞争的平均利润率。商业资本、生息资本、银行资本、虚拟资本等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形态则根据平均利润率规律来再分配和占有剩余价值，最终派生出商业利润、利息、股息等收入形式。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期，金融资本通过金融创新和债务叠加，堆积出越来越多的金融泡沫，进而在“自我循环”中实现对产业利润的分割。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本凭借对数据商品和数字平台的所有制垄断，迫使传统资本形态要想实现

① 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



价值增殖就必须遵循数字资本的利润分配规则，进而削弱了传统资本形态的分润权，“窄化”了剩余价值的分配范围，<sup>①</sup>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秩序因此得以重塑。

首先，由于垄断了智能化生产所需的数据和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资本得以抽取依赖于数字平台进行生产组织管理的产业资本的利润。譬如，工业云平台凭借对工业软硬件设施开发和发行的垄断，从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中获得利润，并且它还能利用工厂车间的实时数据不断优化工业软件，放大与产业资本进行利润博弈的优势。<sup>②</sup> 其次，数字资本通过促进供需零成本和精准匹配，利用个性化推荐、定向广告投送等算法捕获用户注意力，以及提供各种数字化营销方案，扮演着资本主义流通当事人的角色，进而以收取交易费、准入费等形式挤占商业利润。最后，数字平台由于有“科技创新”光环加持，即便在短期或相当长时间内无法实现盈利，但由于长期盈利预期，也会得到资本市场青睐。因此，数字资本以“直接融资者”的身份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规避间接融资带来的利息支出，致使商业银行等金融资本的利息收入减少。

### 三、资本运动的扩张逻辑： 数字资本在规模和空间双重维度上的扩张

资本总是处于不停扩张的状态中。有别于产业资本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金融资本通过金融衍生品创造来实现扩张，数字资本扩张依托平台生态圈，扩张的动力更足、能力更强、速度更快、领域更广。平台生态圈是由一系列相互依赖的供应商、消费者及其他利益攸关者组成的契约集合和复杂网络，作为一种价值矩阵，其辐射范围远超传统的线性价值链，从而数字资本得以依靠数字技术和平台组织的双轮驱动全面推进规模扩张和空间扩张。

#### （一）数字资本扩张的规模维度

工业经济时代，逐利和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单个资本通过扩大规模实现资本积聚，并借助竞争和信用制度来加速资本集中，“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

① 黄再胜：《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3期。

② 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sup>①</sup> 信用机制虽然放大和倍增了资本扩张能力，但总体上传统企业成长受限于自身经营能力、资源禀赋及其所在产业部门生命循环周期等诸多因素制约，由小做大通常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此外，企业成长的规模边界受限于企业内部组织交易费用 and 成本而被设定在“其运行范围扩展到企业内部组织附加的交易费用等于通过市场……交易的费用的那一点上”。<sup>②</sup>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本因平台企业不受内部资源、功能和交易成本的限制而表现出规模超速膨胀的趋势。首先，借助互联网和智能化工具，全球各地的企业、个人、机构都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成为平台参与方，从而平台企业能充分调动外部资源并激发社群力量。其次，数字资本凭借网络化、智能化、通融性技术手段，将分割的产业链串联起来，依托平台获取海量数据信息，减少了市场主体获取信息的成本；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以平台契约取代传统契约，简化契约订立与流程调整，使得企业运转组织成本下降。由于打破了自身资源、能力和组织费用对企业规模边界的束缚，平台企业可以实现比传统企业快得多的增长。譬如，2010—2020 年，进入全球市值前 10 的平台企业从 2 家增加到 7 家，苹果、微软的市值增长超过 7 倍。<sup>③</sup> 独角兽企业也反映了这种超速成长趋势，其估值通常只需数年便能突破 10 亿美元。平台企业的出现为数字资本规模扩张提供了“加速器”。伴随着这种急速扩张，“平台商业帝国”等由数字资本控制的巨型组织不断涌现。

## （二）数字资本扩张的空间维度

资本规模维度上的扩大必然引发空间维度上的扩张。部门间竞争驱动资本在利润率不同的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以拓展盈利空间。国内市场趋于饱和迫使资本把目光投向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sup>④</sup> 由此推动了资本空间占有和生产的国际化。随着数字技术迭代升级，数字资本在社会生产网络体系中将变得更加“无孔不入”，从而拓展出更多“流动空间”，<sup>⑤</sup> 其空间扩张并不限于生产空间，还包括生活空间，也不限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724 页。

② 罗纳德·H. 科斯：《企业、市场和法律》，盛洪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1990 年，第 90 页。

③ 数据来源：“List of Public Corporations”，<https://encyclopedia.thefreedictionary.com/List+of+public+corporations+by+market+capitalization>。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5 页。

⑤ 胡乐明：《规模、空间与权力：资本扩张的三重逻辑》，《经济学动态》2022 年第 3 期。

物理空间，还包括地理空间。

首先，数字资本空间扩张在生产空间中表现为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传统部门的数字化转型。数字资本将沿袭传统而来的农业经营方法转化为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农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先准确地控制；数字资本赋能传统制造业，催生出许多新制造范式，并推动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数字资本通过吸纳服务劳动，塑造了智能服务新业态，服务生产的可控程度、标准化、劳动可替代性等有了显著提升。其次，数字资本空间扩张表现为将生活空间纳入资本积累过程。依托数字平台，数字资本全面介入大众生活，互联网用户在其闲暇时间里生成的数字内容成为剩余价值的新增长点。<sup>①</sup>例如，个人在网上选购商品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自身购物需求，另一方面则为数字资本提供数据燃料，以便数字资本更精确地预测和引导消费，进而获得更多利润。最后，数字资本的空间扩张还体现在地理空间中。随着信息通信成本不断下降，信息劳动、传播劳动的“离境外包”日益普遍化，数字资本为了让具有更便宜和驯服劳动力的地区承接知识性生产，将大量呼叫中心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进而实现“空间调整”。<sup>②</sup>

### （三）数字资本规模和空间扩展的交互延伸

以数字平台为依托，数字资本获得了爆发式的扩张能力，其规模扩张呈现出幅度大、成长性快、渗透性强等显著特征。规模决定了空间类型的多样性，数字资本依托数字平台蔓延到社会生活各领域，不仅重塑了生产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改变了人们的投资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sup>③</sup>还拓展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地理空间等各类空间，使得数字资本“无所不至”；空间为规模扩张提供承载场域，“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sup>④</sup>空间类型越丰富，数字资本规模扩张才能在越广的范围蔓延开来。没有空间的不断释放和扩展以及“数字连接革命”带来的各类空间的有机结合，数字资本规模扩张不可能实现“无所不在”。

数字资本规模扩张和空间扩张的延伸逻辑是将社会再生产各环节迁移至以数字平台为载体的虚拟网络世界中。数字网络平台是一种技术密集型组织形式，人们可以在平台上近似地还原和再现世界的面貌。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同构和模拟释放了一种新的空间——赛博空间，置身于其中的一切人和物都以“虚体”形式呈现，即只有在一般

① 姚建华主编：《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90页。

② 贝弗里·西尔弗：《劳工的力量》，张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页。

③ 贺立龙、刘雪晴、汤博：《平台垄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数字资本的视角》，《管理学刊》2022年第2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5页。

数据的坐标系上才能找到存在的意义。<sup>①</sup> 马克思指出：“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sup>②</sup> 数字资本扩张引致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信息化和数据化，原本碎片式的生产生活领域被跨国界、跨区域、跨部门地集成到数字平台上，进而借助互联网实现产销敏捷对接、减少商品流通时间、降低流通费用和交易成本。<sup>③</sup> 因此，虚拟网络世界取代现实物理世界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场域，实际上是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理念在数字经济形态下的新表达。

#### 四、资本统摄的权力逻辑：数字资本权力体系的建构

资本扩张建立在资本权力构建的基础上，为了持续攫取社会财富，资本必须促使权力不断增长。因此，数字资本谋求规模与空间双向度扩张的过程伴随着数字资本权力的扩张。数字资本权力首先表现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sup>④</sup>，经济权力渗透到政治、社会等领域也会形成相应的权力。数字资本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互通共联，构成控制、装置和统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和利益格局的总体性权力光谱。

##### （一）数字资本经济权力对劳动者的影响

数字资本借助智能化技术，对劳动节奏和工作时间进行更加精确的监管和计算化的控制，导致泰勒主义以数字化的形式复活，进而在对劳动者个人的深度规训和操纵中推动资本加速增殖。首先，对工人劳动过程的控制由数字机器接管。平台企业装配线运转几乎全靠算法程序驱动，资本家得以凭借智能技术“全景窥测”并监督工人业绩，工人的每一步操作都要服从于算法逻辑，在算法刻意营造的工作场景中“像机器一样行事和思考”。其次，借助可穿戴技术和生物识别技术，数字资本得以强制工人“量化自我”，智能监控设备基于实时数据搜集来监控“偷懒”“懈怠”等行为，致使工人的劳动间隙也必须服膺于资本的逻辑。最后，零工经济中的劳动控制类型发生了裂

①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

③ 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2页。

变。数字资本通过“社会监督”控制形式,<sup>①</sup> 依靠平台操控的信誉评级系统, 捆绑消费者参与对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零工工人的监督, 通过将企业的劳动监督职能外化为社会行为来降低监督成本和劳资冲突风险。

数字资本对劳动者的规训不仅是为了控制劳动过程, 还在于维系和再生产资本关系。伴随着劳动力市场及工作方式的重塑, 数字资本日益将劳动者置于就业不稳定和无保障的境地。首先, 劳动力基于劳务平台撮合匹配的跨时空流动, 为数字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sup>②</sup> 导致劳动供给严重过剩, 进而引发劳动者的“内卷”式竞争。其次, 数字资本刻意设置个人主义的藩篱, 使得劳动者在面临劳资纠纷时更倾向于采用辞职、跳槽等个体化策略来解决问题, 与资方集体谈判的意愿越来越低, 难以形成对抗资方压榨的合力。最后, 用工实践灵活化消弭了数字资本在风险分担和权利保障方面的责任, 原本属于劳动者的劳动权益, 在“自我雇佣”“自主创业”等新自由主义伦理的鼓吹下被“虚置”, 致使失业、疾病等风险和成本都转嫁给了劳动者。

## (二) 数字资本经济权力对消费者的影响

数字资本借助数字化计算、大数据分析、精细化操控, 强化对消费者生命、意识、欲望的塑造引导和微观控制, 使其权力触角伸向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深处。<sup>③</sup> 互联网用户浏览、购买商品生成的“数字足迹”被纳入到资本价值增殖逻辑之中, 意味着数字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领域难逃数字资本的掌控。表面上, 从选购商品到取货的整个流程与数字资本无涉, 但实质上, 消费者“自助购物”留下了大量可供窥测其消费习惯、购买偏好、生活品味等的“人口学信息”。<sup>④</sup> 借助大数据对用户行为模式进行精确画像, 数字资本可以采取基于特定时间、内容、环境的针对性诱导策略, 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兴趣, 诱使消费者增加消费支出, 进而全面操控消费者的行为和习惯。

数字资本对个体生活方式的“吸纳”, 侵蚀了大众的消费自由, 看似自愿的购买行为实际上是算法权力驱动的非理性选择结果。数字资本凭借其对数字生活和网络平台的控制, 使得受众的个体性被不断整合到资本精心构筑的“信息茧房”之中, 并借助符号体

① 崔学东、曹樱凡:《“共享经济”还是“零工经济”?——后工业与金融资本主义下的积累与雇佣劳动关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0页。

③ 董彪:《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从增殖逻辑到权力逻辑》,《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

④ 姚建华主编:《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91页。



系的生产促使受众在消费“符号—物”时不自觉地接受和服从于资本的意志。<sup>①</sup>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深陷算法困境，手机“低头族”沉湎于阅读个性化资讯、刷视频、看直播等现象背后隐藏着深深的资本逻辑。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消费意识”实际上根植于数字资本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诉求，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个人的消费观。消费领域的“消费意识形态”源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周期性失衡的痼疾。面对周期性生产相对过剩的“魔咒”，数字资本通过数字平台极力推行消费主义，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庞大的购物中心，每个个体都被商业逻辑视为标靶，从而难以逃脱消费主义陷阱的宰制。

### （三）数字资本权力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延伸

数字资本权力在经济领域取得统治地位的同时，还会沿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通道向上汇聚和转化成为政治领域的超经济权力。一方面，数字资本通过与政府等公共职能部门结成利益集团，获得国家权力背书，得以“自由”“合法”地剥削劳动者。例如，在美国，平台企业违反联邦法律的现象比比皆是，但联邦政府并未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惩处，而是寄希望于行业的“自我监管”，美国劳工部常因人手不足而无法追究违法企业的责任，所以即便平台企业被发现存在拖欠薪水等问题，也只需要“象征性地”支付一些工资即可。<sup>②</sup>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依托互联网媒体介入公共事务领域，成为能够对公共事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脸书、推特等都曾被爆出利用信息筛选、过滤和议程设置等机制突出或淡化某项政治议题、观点或人物，形塑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选民对候选人、公共政策等的态度，以此来左右选举或表决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国家的“票选民主”虽然赋予了公民选举权，但选举却因规则和程序被算法操控而沦为数字寡头的“盛宴”，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被不断证否。<sup>③</sup>

数字资本权力在政治领域站稳脚跟后，还会上升为社会权力。伴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积累，会形成“资本积富、劳动积贫”的分配格局，<sup>④</sup>技术财富权力不断向数字资本集中，使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社会权力。首先，数字资本通过在数字生态系统层面实施控制，决定了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基本秩序，巨额利润流向数字资本，造成数字红利分配的极端失衡，劳动者日益沦为“数字贫民”。其次，借助“平台革命”，数字资本将教育、医疗、养老等关系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资源变成可交易的商品，导致公共服

① 胡乐明：《规模、空间与权力：资本扩张的三重逻辑》，《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3期。

② Trebor Scholz,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hallenging the Corporate Sharing Economy”, New York: Rosa Luxemburg Stiftung, 2016.

③ 黄再胜：《数据的资本化与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新特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④ 徐景一：《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视角下的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

务在追逐利润中偏离社会责任和目标，进而损害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权。最后，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强化了平台垄断趋势，非平台中小资本利润空间日益受到数字资本侵蚀，数字平台将利润用于金融估值驱动的市场扩张，抑制了研发和生产性投入，不利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贫富分化、社会保障弱化、产业空心化，掏空了实体经济和就业增长的基础，致使中产阶级走向衰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向两极分化形态转变。近些年出现的“黄背心运动”“占领国会山”等事件，折射出西方社会矛盾加剧，面临严重对立和内部撕裂的社会危机。

## 五、结论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是一个包含着资本形态的主导逻辑、资本运动的扩张逻辑、资本统摄的权力逻辑的辩证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分析范式深刻揭示了“资本一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其现实指向是数字资本。作为一种全新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体现了资本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将数字资本置于这一理论逻辑体系下进行审视，有利于联系资本的一般性来把握数字资本的特殊性。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本重构了传统资本形态的职能机制，并借助垄断平台形成对中小资本的集群控制，推动剩余价值分配秩序发生了深刻变革，进而成为新的资本主导形态。基于数字平台的数字资本扩张在规模上呈现出急速爆发式扩张的特征，在空间上涵盖了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地理空间等多个场域。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权力，首先体现为支配、操控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权力，并在向非经济领域渗透的过程中进一步演变为超经济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数字资本具有两面性，其在推动科技进步、赋能产业创新、活跃市场经济、方便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无序扩张、平台垄断、数字风险等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和“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sup>①</sup> 这要求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数字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发挥好“党的领导+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体制优势，科学设置数字资本发展的“红绿灯”，完善数字资本行为制度规则，健全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的全链条数字资本治理体系，坚决抵制数字资本向政治领域和社会

---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0页。

公共领域渗透，将基于数字资本特性的微观主体行为取向导入到为国家战略意图和宏观整体利益发展服务的利益目标函数之中，更好支持和引导数字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 The Triple Logic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Pattern of Digital Capital: Dominance, Expansion and Power

*Gai Kaicheng    Li Mengjie*

**Abstract:** Marxist capital theory is a dialectical theoretical system composed of the dominant logic of capital form, the expansion logic of capital movement, and the power logic of capital control. By reconstructing the traditional capital function mechanism, bring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capital into the monopoly platform ecosystem and reshaping the distribution order of surplus value, digital capital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capital form. The expansion of digital capital is manifested in the dual dimensions of scale and space based on digital platforms. Scale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of spatial types, and space provides activity fields for scale expansion. Scale and space expansions are interconnected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As a kind of power, digital capital embodies the economic power to dominate and control workers and consumers in the economic field, and derive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power in the non-economic field, which constitutes the power spectrum of digital capital. At present, China should not only guide digital capital to develop social productivity, but also regulate and constrain digital capital to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s and directions of socialism.

**Key words:** digital capital; dominant logic; expansion logic; power logic

**Authors:** Gai Kaicheng,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i Mengjie, Ph.D. student of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